

贾平凹

贾平凹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精选集

世纪文学名家

风还在刮
院子里一切都改变了
形状和方位
鸡棚里母鸡的毛全翻起来
猫儿顺风势跳上院墙
轻得像一片树叶……





贾平凹精选集



贾平凹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精选集 / 贾平凹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2009.4 重印)

ISBN 978 - 7 - 5402 - 0659 - 8

I. 贾… II. 贾…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49 号

责任编辑:梁贵群 王慧川 里 功

贾平凹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 × 1000mm 16 开 20 印张 387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3 版 2009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出版前言

20 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加以整理和出版,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当下过于强势的“市场化”使文学生产日见繁杂,过于“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文学阅读日见低俗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个以积累优秀文化成果、传扬经典文学作品为宗旨的历史任务,显得越发重要和迫切了。

2005 年春天,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为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的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

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有数万名读者踊跃参加和热情介入这一评选,有些读者还在留言板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性意见,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评选活动的关心,表达了他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富于个性化的思考。

上述两个评选表明,尽管在选优拔萃、推举经典这个根本问题上,读者与专家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最终的评选结果,还是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歧异。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决定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 50% 的权重,选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2005 年 12 月 20 日



执着而艰辛的攀登

李 星

如果以《满月儿》1978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作为标志,贾平凹走上中国文坛已经28年了,在这28年中,他出版了一百余部小说、散文、文论、诗歌、书法、美术著作,数十次获全国性文学大奖;其中近十本被翻译成英、美、法、日、韩等语言文本并在国外出版,两次获美、法文学大奖。他的读者遍及老、中、青、少四个层次,曾经有人估计,全中国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阅读过他的著作,几乎每个识字的人都知道贾平凹。从其创作生命力持久不衰来说,他被称为文坛上的“日不落”作家;从大众知名度来说,他是“明星”作家;从其作品的畅销不衰来说,他是文化“品牌”作家;从他所显示的多方面的创作才能来说,他又是“全能”作家。因此,说贾平凹创造了一个作家的奇迹,说他是一个当代的文学艺术天才,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

同时,贾平凹又是一个自走上文坛之日起就伴随着强烈争议的作家。从初期的“唯美主义”批评,到八十年代的“历史唯心主义”、“颓废消极”的帽子,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走回头路”的指责,和同时对他小说、散文语言的不承认,被斥为“不通”,到新世纪以来对《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作品的贬斥,贾平凹真可谓一直在骂声中前行,一边是鲜花,一边是蒺藜。最严重的批评,当然来自他的《废都》,当肯定“传世之作”的声音尚未落地,这部书就被称为“流氓书”,他本人也被称为“流氓作家”。据统计,各种批评声音汇编的书就有十三本之多,创造了中国当代作家单本著作的批评之最。有哲人说过,不要苛求于古人,我们也可以说,不要苛求于活着的人。在人类思想和艺术史上确有天才,但天才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贾平凹的创作也不可能完美无缺,然而他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每一个单项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使一个普通人成为大家,而他却是至少在四个单项中都卓然不凡。

—

1952年3月16日,贾平凹出生在父亲教书所在的陕西省丹凤县金盆乡。他的故乡在丹凤古镇棣花寨。其父考虑到妻子是头胎生育,就把临盆的母亲接到金盆乡,借住在一个姓李的农家,因此就给平凹起名贾李平,长辈们平时都称他为平娃,后来开始写作,他就干脆改名为平凹。贾平凹后来说:“母亲生我时,



经阴阳先生掐算,不宜在家,故投宿二十余里外姓李的一户人家。后平安落草,即起名贾李平。……后本人自改名为平凹,改字不改名,而意境天地之别也。”又说:“我出生在一个二十三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便没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学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地方坐。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常常不在身边,“文革”中又遭到批斗;母亲极其谦让;自己个子小,木讷拙言;匮乏的时代,正是这种种因素,形成了贾平凹内敛、孤独、善于观察、喜欢思索、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获得外部承认的性格和基本人生态度。在以后的文学道路上,这种气质和心态,使他受益匪浅。贾平凹最早的文字生涯,开始于他十八岁时家乡的水库修建工地,干不了重活的他,却在刷标语,喊广播,编印《工地战报》等事上派上了用场,并让人们刮目相看。1972年,贾平凹被县上推荐上了西安的西北大学。一入学,他就以一篇叫《相片》的长诗在众多新生中崭露头角,这也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排成铅字,登在学校的校刊上。而公开发表作品,则在一年以后,因此,研究家一般将1973年发表的故事小说《一双袜子》、散文《深深的脚印》作为他的处女作。1975年,贾平凹的诗歌、小说、儿童文学作品在许多报刊上频频出现,南到上海、广州,北到北京、东北三省,虽然是广种薄收,往往是多篇投出去,只有一篇发表,但这对平凹来说,已经很高兴了,他的怪怪的名字,也渐为人所熟悉。等到1978年的《满月儿》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个奖在当时的影响力要比现在的同类奖大得多),贾平凹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作家,他再也不会为他高产的小说出路而发愁了。

二

贾平凹长青不衰的秘诀之一,是他的创作理念和思维从来没有固定在一种,哪怕是很成功的一种模式上;他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周期短则一年两年,长则三年五年。正如资深文艺记者胡殷红后来所说的:“贾平凹骨子里是个比较前卫的人,包括情感方面。在文学探索上是喜新厌旧的。”“他不会永远在一个巢里孵蛋,做好一个窝他就要走了。贾平凹内心的叛逆和颠覆性很强,哪怕头破血流先干了再说,写作品也一样,不会在一个套路里没完没了。表面上形式上看不出的前卫。他没圈子,他在写作上完全是一只孤独的狼,祸害读者的‘狼’,祸害评论家的‘狼’。”这种“喜新厌旧”的“前卫”意识、探索精神,除了性格气质使然外,大致还受以下条件影响:一是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许多人以为贾平凹就是一个只知埋头写作的工作狂,实际上他总是能及时地发现社会生活现实的种种变化,敏锐地感应每个时期社会思潮的变迁,并能及时地



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关注现实、感应时代,是他创作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二是一个时期读什么书的影响。从现有的资料看,贾平凹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著作,到中外名家小说、随笔,乃至诗书、绘画,他都极为关注。平凹读书虽然也有积累知识、打稳基础的目的,但主要是寻找自己创作的出路和方向。因此他的取舍常常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且这一“点”必是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可以为其创作指导和借鉴的。对此,有人批评说,从平凹作品中常能看到他这个时期读某个名家作品,受那个作家影响。这种观点对平凹早期创作或许适用,但“转益多师为吾师”,包括他早期有模仿嫌疑的小说,也多被平凹的心灵、气质、生活现实所融化,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则完全看不出其所师承了。第三,平凹创作变化的原因还来自他对自己文学生涯的总目标。去过平凹家的人都知道,平凹写字台前的座右铭虽然常换,但挂得时间最长的却是:“我的目标是奥林匹克”;这是一个不到一尺的小条幅,总是挂在他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如果将“奥林匹克”精神理解为最高、最快、最好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窥知贾平凹的文学野心:他的目标,不仅是陕西乃至全国的最高、最好,而且是世界范围的最好。如果说这个目标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他在1982年说的两段话,则要具体得多了。在贾平凹的创作和人生里程中,1982年是一个重要的界碑,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这一年他进入孔夫子所谓的“而立之年”,这一年他还经历了出道四年以来最集中、最尖锐也最严重的批评。其实,从1981年开始,因为《二月杏》、《鬼城》、《生活》、《年关夜景》、《好了歌》等中短篇小说对生活的消极表现,陕西乃至全国就出现了一股否定贾平凹创作的声音:先是地质战线发表了批评《二月杏》“丑化地质队员”的声音;再是从贾平凹故乡地区的官员那里出现了“贾平凹丑化商洛,丑化商洛人民”的言论;再就是陕西省作协机关有人写了批评贾平凹“歪曲现实生活本质”,“背离了文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职责”的文章,它的背后可能是省作协机关的一些老作家,甚至党组织。这时“文革”刚刚过去,一场批评就导致作家“封口”、“封笔”的“大批判”,仍使许多作家心有余悸,因此这一切都给贾平凹一种“山雨欲来”的印象,促使他苦苦思索化解之策。1982年2月,这个敏感的“早春”时节,由省作协牵头、省作协主席兼党组书记参加的贾平凹创作研讨会召开了。正是在这次后来证明是一次真正的“学术研讨会”的会后,早有准备的贾平凹提出了自己对创作分“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的追求。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第二境界:“复杂处世”,就是表现出复杂性;第三境界是“单纯出世”,意即随着对复杂现实认识能力的提高,达到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超迈高蹈哲学境界。并表示那些受批评的小说属于由第一境界向第二境界转变期的作品,它们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所谓“单纯出世”当然比“奥林匹克”要具体得多了,说明此时的他远比外界估计的更为成熟,更有文学的整体



感和长远的使命感。须知,中外文学史上,凡是能将“复杂”写得“简单”,将“丰富”化为“单纯”,举重若轻的都是了不起的大师级作家的境界啊。对第三境界的另一段论述由1982年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上的散文《“卧虎”说》一文提出。在该文中,由茂陵石刻中“卧虎”的“拙厚、古朴、旷远”,“单纯、朴素、自然、亲切”,贾平凹发出了后来证明成为他至今追求目标的感想。他写道:“(卧虎)卧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它卧了个恰好,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他又写道:“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他又发挥道:“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的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是最早将自己的艺术追求转向“茂陵石刻”这样的中国民族美学传统的。从“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的主流文论,一直把实际上是从十九世纪法、俄舶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作既是传统的又是革命的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与此同时,大家也常提民族化的问题,但“民族化”在这里却成为一种从人物语言到生活图景的风俗点缀。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文体革命”阶段,可能是为了堵住文学保守派们从意识形态高度的扼杀,关于学习西方现代派“只能学习形式,而不能学其内容和哲学”的说法又大为流行。最早对此公认法则质疑的又是贾平凹,他认为“形式”属于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的范畴,不应该重东而弃西,弃中而学外,应该学习吸收的反倒恰恰是西方艺术中属于人类性的哲学内涵,他说:“地方性、民族性得趋人类最先进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国际视角,然后才是越有地方性、民族性,越有世界性……云彩之上都是灿烂的阳光,我们应该追求那阳光的地方,但不必抛弃东方思维这块云彩而去到西方思维那块云彩。中国人不能写西方小说。”据费秉勋教授的研究,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即渗透着婉约派词人的才情和性灵派作家的自由心性,后来他的创作更较多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古典艺术美学精神,改造了从“五四”以来新小说注重写实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典诗词、戏曲、造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雕塑等)的表现传统得以大面积的继续和再创造。而美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继承,又来源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意识和人生意识的感受和领悟。如果分阶段来考察贾平凹的哲学意识和美学精神,则在其早期作品中,空灵高蹈的庄禅的影响较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则是雄浑大方的汉唐艺术的影响比较重,而进入九十年代则明显受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民间神秘文化的影响,但是一以贯之的却是对“重精神,重感情,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的东方艺术精神的追求和实践。他的思考越来越深入,他的追求越来越自觉,他作品中内在的东方艺术思维特征、东方哲学内



涵和文化人格内涵,就越来越饱满而充盈。

三

以小说创作为主体来划分,贾平凹成名后的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以前,主要包括儿童文学集《兵娃》和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中的大多数作品,尽管有其成名的奠基之作《满月儿》在内,但我们仍然把这个阶段称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操练期。其依据是:一,这个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中虽然有一个富有想象力和语言表现才能的自我,但究竟处于以能发表为实现自我的手段的非自觉阶段;二,这个时期他的文学观念虽然有追求和表现生活美的主导,但受外界环境和阶级斗争背景下的社会主流意识影响较大,善良的天性和生活的经历虽然使他不可能去写什么阶级斗争主题,但其所写却大多数停留在倡扬好人好事阶段,如老饲养员一心为公,护林人忠于职守,少年儿童助人为乐等等;即就是《满月儿》所写的仍未脱姊妹两个搞农业生产试验的“榜样”窠臼。第三,这个时期他的小说模仿的痕迹最重,其所写的生活背景虽然在故乡商州,但其语言、情境,甚至人物性格塑造,都能明显看到孙犁等五十年代中国一些小说大家的影子。如《满月儿》中爱笑的两姐妹,让人想到蒲松龄的《婴宁》;尤其是他小说中的少女形象,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美丽和醉人的气息,与《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化身简直属于同一家族。但贾平凹的心理、天性和文学理想终究与当时的中国文坛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不仅不写极“左”政治影响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至与以批判极“左”危害为内容的“伤痕”文学也拉开了距离。正是他小说中这种另类气质,以及文本中那类似天真无邪的少年眼中的透明的清浅的美的生活,美的人,美的自然,使他赢得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第二阶段,1979年到1981年,以《山镇夜店》、《下棋》和1982年初受到批评的那部分中短篇小说为主,这是他追求小说更大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的探索阶段。这个时期的贾平凹已经离开家乡在城市生活了将近十年,年龄上将近三十,文学的视野也日渐开阔。他终于发现自己以往那些引以为荣的作品,是那样的如水般清浅,而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人也不是自己以往认为的那样单纯,那样美好。他发现了人性的缺陷,发现了生活中的种种丑恶。正如他在1979年总结自己创作时反省的那样:“对照自己,我又否定起我前一段的作品,那是太浅薄的玩意儿……(我)不愿意对人提起这些书名,不愿意出门见人,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是谁。”1981年他发表了一篇既像小说又像散文的文章叫《生活》,从童年和成年两个角度,抒写了自己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既表现了童年



眼光的局限和遮蔽,又表现了发现事情真相以后,自己对生活和人认识的迷惘和苦闷心情;生活哪里有那么单纯,人哪有那么单纯美好。这个时期他在代表性作品《好了歌》中,终于提出了“好中写坏,坏中写好”的概念。放在贾平凹的创作里程中,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将这些如大梦初醒、满眼阴霾的小说投入尚存禁锢的当时文坛,他的被批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三个阶段:1982年到1984年,以开始发表时被称为散文,后来又被许多研究者称为中篇小说的《商州初录》和《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等为代表。这可被称为贾平凹的回归商州、回归正在变迁的社会生活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对于1982年陕西文坛一些重要人士对他的尖锐批评,贾平凹当时是反感的,但虽然如此,他还是直觉到批评的某些合理性,何况主持这些批评会议的是一个省级文学领导机构,更使他感到“此路不通”的压力。正是带着这种压力和寻找新路的心理,从1982年到1983年,他开始了从事创作以来的第一次自觉的深入生活阶段。这两年中他走遍了陕西关中和陕南陕北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故乡商州,他待的时间最长,访问、调查也更加广泛深入,到过该地区的每一个县,有些村镇还去过三四次以上。也正因此,他才可以说了解了商州,才获得了新的创作自由,并极大地影响了他此后的创作。1985年12月在一次与友人谈话中,他坦率地承认那次集中“评说”对自己的重要意义:“我对这些评论家怀上了连我自己也都吃惊的感激之情。他们的批评,在重新正视之后,让我深感震动。”

第四阶段:1985年到1987年,以《古堡》、《龙卷风》、《天狗》、《黑氏》、《人极》、《远山野情》、《冰炭》等一批中篇小说为代表,可以称之为对其第三阶段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超越阶段,或自然主义阶段。《腊月·正月》等作品,以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为背景,描写了商州在改革开放以后所经历的社会历史的大变迁,人与人关系、社会价值观念、人们情感心理的巨大变化,它们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主流文学所承认。在《黑氏》、《人极》等中篇中,仍然以商州的生活和现实为背景,但已没有了《腊月·正月》那些小说明显的改革模式,而是集中于写大历史下的人及人的命运,商州儿女的命运,尤其是他们的情感和爱情生活;写人性,宽厚忠实的男人和柔情似水与刚烈似火互为表里的女人。说它们是自然主义的,是因为其结构框架与故事发展完全顺从生活的自然逻辑,以人的命运心理为主,以社会背景为背景,看不出丝毫雕琢的痕迹,给人一种大巧若拙、大雅若俗的感觉。因其几乎原生态的生活面貌和古朴自然的人性风貌,这些作品又被季红真等批评家纳入当时主导性的“寻根文学”系列。

第五阶段:从1988年到1990年,以《太白山记》和《白朗》、《五魁》、《美穴地》等中篇小说为代表,可以称之为贾平凹创作的神秘主义阶段。这种变化来自于贾平凹在经历了现实命运的一些打击之后产生的心理压力,和一次历时近



十年的病。1988年贾平凹因肝病爆发而住进医院,在不足二百字的《太白山记》序中,贾平凹说:“这一本书对我来说有不寻常的意义。”“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我因病住进了医院,至今(1990年7月)病未全愈。我知道我的‘病从何起’,数个年头的家庭灾难,人事的是非,要病是必然的。”“有一种‘应无所住’的‘平常心’,于文学却十分有益,这就使我写出了这本书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不敢说这些作品写得怎么个样子,但自我感觉良好,是比我病前的作品少了几分浮躁气。”《太白山记》由20个短篇组成,作品以秦岭主峰太白山地区的历史文化为背景,搜奇猎异,以实写虚,隐含禅机物理,充满神秘主义的心理氛围,有人称之为“新聊斋”,又有人称之为“禅宗体小说”、“新志怪小说”。

如果说《太白山记》的写作是贾平凹在病榻上医疗孤寂的痛苦的良药的话,《白朗》等则是他病稍轻了以后赴商洛以考察代疗养的产物,被人称之为“土匪系列”小说。但它们绝不是对故乡乡土人情、历史掌故的实写,而是以“土匪”这个旧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为载体,抒写自己对于男人、女人及爱与性这个永恒人性主题的思考,这里有对所谓“纯粹”而“圣洁高尚”的爱的失望,也有对即使英雄草莽、神巫卜祝也难以把握自己今生及未来命运的慨叹,表现了经历人生大劫难、心理大痛苦之后作者对神秘命运的恐惧。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与神秘的《太白山记》相通。到了《太白山记》以后,贾平凹的创作才真正上升为一种生命和心灵的自由。

第六阶段是1991年至今,其代表作则是有《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和《秦腔》等,这个阶段可以笼统称之为贾平凹创作走入象征主义或意象主义阶段。早在《浮躁》序中,贾平凹就说过:“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硬的和谐,苦涩的美感,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于自由。”“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而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么有趣的试验!”八十年代中期就调整到这一新高度的文学理想,《太白山记》可以说是一种小篇幅的试验,“土匪”系列是一种中篇幅的试验,到《废都》以后的长篇、中篇、短篇,贾平凹在实践自己艺术理想的道路上,艰难而孤独地行进着。尽管其成败可以有各种论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盯准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大裂变中的种种美丽而又令人痛苦的大风景,他创造着自己愈来愈独特的艺术世界,也奔向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的新境界。



四

本“精选集”所收录的八部中篇，可以说都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在各个时期所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其中《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分别写于1983年和1984年；《黑氏》、《人极》、《天狗》写于1985年；《龙卷风》写于1987年；《美穴地》写于1990年，是“土匪”系列中的一篇；而《艺术家韩起祥》则写于2003年。关于这些作品在贾平凹创作和中国新文学上的意义，前文多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在2000年，笔者曾在一种选本上以“题记”的方式说：“贾平凹被认为是写女性的高手，包括她们的形体的美丽和灵魂的美丽。九十年代上半期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因对某些女性的描写而在一部分人群中引起了争议。为了完整展现贾平凹审美世界中的女性观，我们拟从他写在不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但等工作开始后，我发现在他的小说中，女人和男人是如此地粘连在一起，不仅分割甚难，而且发现他笔下的男人们同样构成一个有独特意义的世界。”之所以要旧说重提，是因为这样的感慨同样适用于本书。而他最新创作的纪实体小说《艺术家韩起祥》，其玄机奥妙可能更深邃更丰富一些。韩起祥这个从黄土地沟壑中走出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一个盲人艺术家命运的无比辉煌，也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遗憾和教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贾平凹从容内敛的叙述和意蕴深藏的白描语言以及所构成的无限广阔的意象世界。这是一段是非难辨的历史，又是一个人悲辛交集的命运，特别是当将韩起祥的命运与师兄马步云的命运相互映衬的时候，其启示力和心灵的撞击力就更加令人震撼。一部纪实体中篇小说能产生如此的艺术力量，我们不能不为贾平凹的艺术才华而感叹。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目 录

执着而艰辛的攀登	李 星 1
天狗	1
艺术家韩起祥	35
腊月·正月	61
鸡窝洼的人家	135
黑氏	211
人极	235
龙卷风	252
美穴地	278
创作要目	303



天 狗

井

如果要做旅行家,什么茶饭皆能下咽,什么店铺皆能睡卧,又不怕蛇,不怕狼,有冒险的勇敢,可望沿丹江往东南,走四天,去看一处不规不则的堡子,了解堡子里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那趣味儿绝不会比游览任何名山胜地来得平淡。

《旅行指南》上常写:某某地“美丽富饶”。其实这是骗局,虽然动机良善可人。这一路的经验是,该词儿不能连缀在一起:美丽的地方,并不如何富饶,富饶的地方,又不见得怎么美丽,而美丽和富饶皆见之平平的,倒是最普遍的也是最真实可信的。这堡子的情形便是如此。

之所以称作堡不称作村,是因早年这一带土匪多,为避祸乱,孤零零雄踞在江边的土疙瘩塬上。人事沧桑,古堡围墙早就废了,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留有一碑,字迹斑驳,暮色里夕阳照着,看得清是“万夫莫开”四字。居家为二百余户,皆秦地祖籍,众宗广族却遗憾没有一个寺庙祠堂。虽然仍有一条街,商业经营乏于传统,故不逢集,一早一晚安安静静,倘有狗吠,则声巨如豹。堡子后是贯通东西的官道,现改作由省城去县城的公路,车辆有时在此停留,有时又不停留,权力完全由司机的一时兴致决定。

路北半里为虎山,无虎,石头嶙峋。石头又不是能燃烧的煤,所生梢林全砍了作炭作柴,连树根也刨出来劈了,在冬天长夜里的火塘中燃烧。生生死死枯荣荣的是一种黄麦营的草,窝藏野兔,飞溅蚂蚱。七月的黄昏孩子们去捕捉,狼常会支着身子坐在某一处,样子极尽温柔,以为是狗,“哟,哟,哟”作唤狗的招呼,它就趋步而来;若立即看见那扫帚一般大的拖地长尾,喊一声“是狼!”这野兽一经识破,即撒腿逃去。

丹江依堡子南壁下哗哗地流,说来似乎荒唐,守着江,吃水却很艰难。挑水要从堡门洞处直下三百七十二个台阶,再走半里地的河滩。故一到落雨季节,家家屋檐下要摆木桶,瓷盆,丁丁当当,沉淀了清的人喝,浊的喂牛。于是这二年兴起打井,至少十丈深,多则三十丈。有井的人家辘轳吱扭扭搅动,没井的人家听着心里就空空地慌。

有井的都是富裕户。富裕的都是手艺人,或者木匠,或者石匠。本来人和人差异是不大的,所以他们说不上是聪慧,也不能说是蠢笨,一切见之平平的



堡子既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经济,又没有财源茂盛通达四海的副业可做,身怀薄艺倒是个发家致富之道。打井,成了新兴的手艺人阶层的标志,是利市,是显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打井的李正由此应运,数年光景,竟成就了专有的手艺,为别人的富裕劳作而带来了自己的富裕,并把势日渐口大气粗,视自己的手艺如命符,又曾几何,故作高深,弥布神秘,宣布水井三不打:不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者不打;不是黄道吉日不打;茶饭不好、工钱低贱、小瞧打井把势的不打。俨然是受命于天,降恩泽世的真人一般神圣。

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羨的,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这把势,却断然拒绝。

“这饭不是什么人都可吃的!”

“孩子是笨,可下苦好。”

“这仅仅是下苦的事吗?”

把势说这话,拜师者就噎住了,再要乞求,把势就说一句“我家是有个五兴的”作结。五兴是把势的独子,现在还在上中学,那意思很明白,手艺是不外传的。

把势的女人看不惯把势这样不讲情面。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女人则是屋里人,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想得就周全,担心这家人缘会倒,每日用软言软语劝丈夫,也不同意五兴废了课业来“子袭父职”。劝说多了,把势就收了天狗作徒,但有言在先:只仅仅作下苦帮手,四六分钱,技术是不授的。

天狗是穷途末路之人,三十六岁,赚不来钱娶妻成家,拜人为师,自然言听计从。此角色白脸,发际高而额角饱满,平日无所事事,无人管束,就养有逮兔、钓鱼、玩蚂蚱的嗜好,天生的不该是农民的长相和德行,偏就作了万事不如人的农民。

六月初六,不翻历书也是个好日子,师徒二人往堡子东头胡家打井。头天晚上,女人就点了一支蜡烛在中堂,蜡烛燃尽,突又绣出一个小小的烛花胎柄,心里兴奋,清早送师徒出门,却又放心不下,叮咛一番,说话间,眼泪就扑簌簌流出来了。

天狗看见师娘落泪,心里就怦然作跳,默念这是一尊菩萨。三十六年来他虽是童男身子,什么事理心上却也知晓,明白这女人的眼泪一半为丈夫洒的,一半却是为他。师娘待他总是认作没有成人的人、一只小狗。他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偏也就装出一脸混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

果然师娘说:“天狗,你是‘门坎年’呢……”

没事的,天狗说他腰里系有红裤带,百事无忌。“师傅是福人,跟了他天地神鬼不撞的。”

在胡家，师徒坐在土漆过的八仙桌边，主人立即捧上茗茶，两人适意品尝，院子里的气氛就庄严起来。一位着黄袍的阴阳师，头戴纸帽，手端罗盘，双脚并着蹦跳，样子十分滑稽。天狗想笑，看师傅却一脸正经，笑声就化作痰吐出来。阴阳师定了方位，便口噙清水，噗地喷上柳叶刀刃，闭目念起“敕水咒”来。咒很长，主人在咒语的声乐里洒奠土地神位，师傅就直着身子过去，阴阳师问：“有水没？”师傅答：“有了水。”再问一句：“什么水？”再答一句：“长江水。”哐的一声，师傅的镢头在灰撒的十字线上挖出一坑。天狗寻思，堡子就在江边，什么地方挖不出水？！心里直想笑。

以十字灰线画出直径二尺的圆圈，挖出半人深，这叫起井，不能大，不能小，圆中见手艺，由师傅完成。完成了，师傅跳上来在躺椅上平身，喝茶吸烟，天狗就下去按师傅的尺码掘进。天狗手脚长，收缩得弓弓的，握一柄小镢，活动的余地太小，成百成千次用力使镢，很不得劲，是一项窝囊的劳作。越往深去，人越失去自由，像是一只已吐完丝的蚕，慢慢要将自身裹住气绝作蛹。下深到三丈五丈，世界为之黑暗，点一盏煤油灯在井壁窝里，天狗的眼睛渐渐变成猫的眼睛，瞳孔扩大，发绿的光色，后来就全凭感觉活着。

洞上的院子里，许多四邻的人来看打井。把势交识的人广，就十分忙，忙着喝茶吃烟；忙着讲地里的粮食收得够吃，要感激风调雨顺，感激现今政府的现今政策；忙着论说水井的好处，哪个木匠的井是十五丈，哪个石匠的井是二十丈，滚珠轱辘，钢丝井绳，忙着和妇女说趣话，逗一位小妇人怀里的婴儿，夸道婴儿脸白目亮，博取小妇人的欢悦。总之，有天狗这个出苦力的徒弟，师傅的工作除去起井和收井的技术活外，井台上他是有极过剩的时间和热情来放纵得意的。

天狗在井洞里作死囚的生活，耳朵失去了用处，嘴巴失去了用处；为了不使自己变得麻木，脑子里便作各种虫鸟鸣叫的幻觉来享受。虫鸟给他唱着生命的歌，欢乐的歌，天狗才不感到寂寞和孤独。企望着师傅在井口唤他，上边的却不体谅下边的，只是在井口忙着得意的营生。师傅待天狗不苟言笑，用得苦，天狗少不得骂师傅一句“魔王”。停下来歇歇，看头顶上是一个亮的圆片，太阳强烈的时分，光在激射，乍长乍短，有一柱直垂下来，细得像一根井绳，天狗看见许多细微的东西在那“绳”里活泼泼地飞。他真想抓着这“绳”也飞上去。天狗突然逮到了一种声音，就从地穴里叫道：

“五兴，五兴！”

五兴是从县城中学回来的。学校里要举办游泳比赛。这小子浮水好，却没有游泳裤衩，赶回来向爹讨要。打井的把势却将他骂了一顿，说要水还穿什么裤子，真是会想着法子花钱！“念不进书就回来打井挣钱！”五兴在娘面前可以逞能，单单怕爹。当下不作声，蹲在一边嚅嚅地哭。

天狗的声沉沉地从井洞里出来，把势就吼了一声：“尿水子再流？！”自个下